

〈記那些失憶、失智與失能的親朋好友〉

沈立



上星期一去 7—11 影印幾頁文件，碰到原來住在我家背對背的王奶奶，搬走兩年後第一次相遇，和她打招呼，她顯得很陌生的樣子，沒有理我，只見她買了兩個便當匆匆結帳離開。

因為急著印文稿，就沒當回事。待印畢付帳時，服務的年輕人問我，您認識剛才那位老太太嗎？我隨意點點頭，小伙子說她家大概來了很多客人喔！我說你怎麼知道？他笑著說：「她從早到現在一連來了四次，買回去八個便當了」！因為她搬家搬得很匆忙，搬到哪裡都不曉得，倒是叫人疑惑，來了客人會買便當作招待的事，我暗忖老太太有那麼點不大對勁兒，會不會接近失智的邊緣？家人我都不熟，連住在哪兒都不曉得，真不知該怎麼幫得上忙！

跟王奶奶打交道是八年前的事，我家正整理房子打算搬回來住；她家漏水，

想找我家工人去看看，設法改善，因而有了來往。民國 82 年為了母親的病及女兒讀個市內好學校近便，搬去愛河邊住，把這兒出租。大約 80 年左右，王家翻修房屋，因為工人不慎，把一桶調好的水泥翻倒排水溝。我去找王老先生商量，得趕緊挖通，免得堵塞；老先生語氣很壞，不好溝通，最後只好請里長協調解決。

再回來老先生已經辭世，遇到老太太求助，原也怕她難纏，後來聽她說話誠懇實在，才盡力協助。之後因為颱風，她家又有問題了，要我幫忙找原來的工人，瞧她孤老太太一人在家，不伸援手似乎說不過去，便替她聯絡解決，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義，自是樂於協助。後來才聽鄰居說，她兒子生意做垮了，賣掉房子，接她另租屋同住；會在 Seven 相遇，想必仍住在附近吧！

上週四黃昏我從郵局回家，巷子口聚了七、八個人正嘖嘖喳喳，遂停下腳步細聽，說王奶奶找不到家了；在這三條巷子一直轉，按每一家門鈴，急得快哭出來了，又急著上廁所，鄭老師帶她到自己家上完廁所，打電話到派出所找來員警，剛把她帶了回去，據說已登記有案，不是第一次了。

我們住的巷子三條一樣，每條都住著二樓雙拼的二十四戶人家；這裡叫瑞豐新村，是民國六十年由海軍陸戰隊負責興建的眷村，方正有序。當年的高階主管，軍車接送到巷口非常方便；誰家都沒有車庫，門前的小院子都鋪成水泥，愛美的再鋪上磁磚，各擺設幾個花盆，那會兒已算是挺像樣的眷村了。

三條巷口都在華豐街上，巷子都只四米寬，可供摩托車行走，橫著的巷尾只有一米寬，人或腳踏車勉強通得過。住下來的人都很少搬走的，老人辭世兒

孫繼承，主要的是大家喜歡這裡的寧靜，熟門熟戶，誰家有事就都去探望一下，真有敦親睦鄰的美好。

去年夏天颱風時，巷口 3 號小院裡一棵老大的珠蘭，被吹倒在牆邊。住 6 號的張家小妹，從澳洲讀大學放寒假回台，見 3 號家搬住台北沒人管，翻牆進去打開院子門，找來工人把樹頭鋸了，連根挖起重新栽種，每天進去澆水，今年開春，冒出了新芽，如今又是枝繁葉茂了。她說這是她們小時候的記憶，不忍見樹倒塌枯死。我感動於她的純真，給她講了「珠蘭護主，枯萎之後重生」的故事，讓她對珠蘭多一些認識。

前些天倒垃圾遇到小妹，說為媽媽過年摔傷了腰，她要休學一年在家陪伴，這麼好的女兒上哪兒去找呀！她媽媽我家人都叫小阿姨〈個子嬌小〉，因為她姨媽張啟珍與先母董良模，是海軍子弟學校同年齡的同事好友，如今已經 100 歲，與女兒同住加拿大。不過前些時候依小阿姨說人已近癡呆，家人照顧得好辛苦，據說也經常走失，家人給她貼上「防走失紋身貼紙」，總時不時的被外人送回家來；實在沒有辦法，才送進了老人安養中心，前兩天聽住二號的廖老師說，已去天國報到了，我在心中暗暗唸著「阿彌陀佛」，為長輩送行！

待自己漸漸邁入老年，對這些事不由感觸良多。回憶老媽是 2001 年辭世的，那年 86 歲，已癡呆了兩年，完全不能自理，靠鼻胃管進食，躺在護理之家，每看到那種形貌，做兒女的真是無能為力，既不忍又不是滋味。我那會兒還在上班，下了班每晚的功課，就是去探望老媽，陪著坐一會兒，隔幾天帶個她最愛的布丁去餵她幾小口，能順利的吞下，都令人開心得不得了。其他啥也不能說，

啥也不能做；偶爾對著我笑一下，已是極大的安慰了！

期間有朋友帶著必定已經失智，九十多歲的老母親來護理之家探訪，從進門開始，便對著我問：「你媽幾歲」？再回頭對她女兒問：「我幾歲」？循環不歇，到離開前，不下二十餘次，朋友和我都耐著性子次次回答，誰能拂逆這樣的老人家？都只能在心裡暗暗叫著：「不妙啊」！

在這之前兩年，老媽還沒住進護理之家，定居美國的延妹回來探視，已是張太太、李太太亂喊一通，惹得延妹眼淚直掉。有天早上我下樓拿報紙，亞雲去買點菜；上樓才出電梯，見媽坐在電梯口，搞了一身的便便，趕緊連拖帶抱進到屋內，用了一上午才把人和屋子清理乾淨。假如我沒及時上樓，她一個人進了電梯，又該是個什麼狀況？這才警覺非送護理之家不可，找來達弟商量好安頓之途。

聽到和看到這些老人失憶、失智與失能的情況，難道是老年人的宿命？不覺黯然！可我也看到有些長輩健朗自如，不挑不撿，真的是自己和兒孫難得的福份哪！記得有個同學的母親，活到 106 歲，每天要吃一個蹄膀，要是我家老人這麼個吃法，借錢都要設法讓她滿足吧！只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命運，健康與壽命都由不得自己，不公平、不甘心、不滿意又能奈何？只有誠心接納，一切處之泰然，想著是上天給我們的一份考驗吧？